

# 父亲的勋章

□张筱玲



晨光漫过梨木书桌，父亲的勋章在樟木玻璃匣中泛着温润的光。银质星芒的边缘，岁月蚀刻的纹路如老树皮般深刻皴裂，而中心那枚鎏金的红星与宝塔，仍似有烽火年代的热意蒸腾，恍若能灼痛指尖。我轻触冰凉的玻璃，恍惚坠入1942年的上海：法租界的梧桐叶在秋阳里碎成金箔，18岁的父亲把《新华日报》卷在几何课本里，课桌下的手却因紧张擦出了汗——班主任，那位总带着温和笑意的地下党员，正用钢笔在他的笔记本扉页写下：“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墨痕未干，便成了少年奔赴黎明的暗号。

那夜，父亲与几个热血青年的身影，像一滴水汇入暗河。他们穿过霞飞路的霓虹幻影，绕过巡捕房“哒哒”转动的探照灯，最后在十六铺码头的渔火里登上乌篷小船。江风猎猎如号角，浪涛拍打着船舷似战鼓，父亲望着身后逐渐模糊的都市灯火，心中默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少年的热血混着黄浦江的咸涩，成了他奔赴苏北的第一味行囊。

新四军的日子，是浸在硝烟与泥泞里的。父亲总说，最难忘冬夜守哨，枪杆上的冰凌能把手指粘掉一层皮，可心里燃烧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火种，便什么寒苦都扛下来了。一次反“扫荡”，他背着伤员在芦苇荡里躲了三天，干粮啃成了木屑，就嚼芦苇根；血泡磨破了喉咙，就灌几口浑浊河水。等到援军的号声穿透雾霭时，他望着天边破云的朝阳，忽然懂了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真意——信念这东西，比枪膛里的子弹还结实，能把骨头都撑起来。

那些勋章，便是从烽火里淬炼出来的精魂。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的绶带，是黄河水般的明黄与战火般的猩红交织；三级解放勋章的绿绶带，像极了苏北平原初春的野草，带着劫后余生的蓬勃。每回父亲摩挲它们，指腹都会在星芒的棱角上顿一顿，眼神飘向窗外的老槐树，似在重温“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军旅岁月，连皱纹里都漾着战火燎过后的灼热。

今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当直升机编队拉出“80”的字样掠过天安门，当新型坦克如铁甲洪流碾过长安街，当战机编队似雁阵划破苍穹，直上云霄，当80万羽和平鸽与万千彩球飞向天空时，我恍惚见父亲就站在了那辆1945年的吉普车上——那是部队缴获的战利品，漆皮剥落得像老人的斑驳皱纹，引擎轰鸣起来像闷雷滚过洼地。可此刻，这辆旧车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雾霭，行驶在今日的钢铁方阵前。父亲的眼光比勋章还亮，父亲的身影在秋阳里被拉得很长，他望着那些比雄鹰还矫健的战机，望着那些能劈开深海的潜艇，张开手臂，像要拥抱整个军事科技的新时代。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的声音颤抖却洪亮如铜钟。我知道，他是在对当年那些没能看到今日的战友们呼喊，是在对这片他用青春血汗守护的土地倾诉。勋章在他胸前若隐若现，星芒与红星的光泽，竟与广场上猎猎飘扬的国旗同色，又与万里晴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回响交融，铸成了一座众志成城、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暮色四合时，我替父亲把勋章收进樟木匣。玻璃上映着我的脸，也映照所有先烈的盛世荣光。而那些从岁月深处走来的诗词，那些曾在少年心头、战士口中滚烫过的字句，此刻正与勋章的冷光相融，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血脉，在寂静的书房里，低吟着一曲不朽的歌唱祖国的战歌。

照片由作者提供

# 大包老师和小包老师

□陈晨

大包老师教语文，是我们的班主任，从一年级带到我们小学毕业；小包老师教数学，师专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学校，我成了她的第一届学生。

## 语文就是要抄抄写写读读背背

那个时候的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有幼小衔接的教育，上小学之前，我压根儿不知道还有“拼音”这回事。第一堂语文课使我措手不及，根本不知道自己听了些什么、学了些什么。当我怯生生地告诉大包老师自己没学好、没记住的时候，她微微一笑道：“老师帮你。”

其实，大包老师的方法很简单——抄写、阅读和背诵，正如她常常跟我们唠叨的，“语文就是要抄抄写写读读背背”。从学习拼音开始，大包老师就让我们大量地抄写声母、韵母，辅之以每天高声的晨读，待掌握了拼写规律，能够以拼音自我认知汉字后，大包老师又让我们划出每课的词语，这些词语都要抄写至少6遍。

有几个孩子想出了抄写的“应对之法”——手中紧攥2支铅笔，上下两行同步开工、一笔呵成，完成速度立马提高一倍。当大包老师面对如同复制一般的歪斜笔锋时，瞬间明白了其中的关键。于是，这几个孩子的抄写量，马上上升到了20遍。

那个时候，我面对大量的抄写阅读和背诵，并不明白大包老师的良苦用心，可正是在老师的严厉之下，我的确比同龄的孩子掌握了更多的字词，当其他孩子还在看漫画书、童话书的时候，我已经啃起了海峡文艺版的《射雕英雄传》。当我的中考语文单科成绩名列全市前茅、当高考语文作文文近乎满分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了“老师帮你”四个字的分量！

## 数学就要从题海里熬出来

“数学就要从题海里熬出来”是小包老师给我们做奥数辅导时勉励我们的话。如今，在小包老师谈到“题海战术”的时候，她说这有悖于现在的素质教育理念。可我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迹，所谓“苦熬题海”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读书要能够吃苦，做事情要做得认真、做得精致。

与逻辑思维强、脑子灵光的同学相比，奥数其实是我的弱项，每周末一次的奥数辅导，小包老师没有任何报酬，只为了提高我们的数学思维能力。初为人师的她怕自己经验不足，还专门请来了她在师专的老师给我们上了几堂课。

奥数的学习，也提高了我课内的数学成绩，五年级第一学期，数学的每次单元测验，我都考了满分。到了期末考试不免有几分自满的情绪，喇喇地答完了题，跑着上了讲台，第一个把试卷交给了小包老师。当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小包老师甩给我一张卷子，98分，然后我经历了她唯一一次对我的发火。她说，她之

所以生气，不是因为我没有考满分，而是那2分明明会做的题目却做错了。

如果说奥数让我提高了思维能力，那么小包老师的那顿棒喝，让我彻底摒弃了“粗心”的借口，凡事都要认真、都要做精致，成了我人生路上的信条。

## 大包老师的流泪和小包老师的小确幸

上世纪90年代有部电影《烛光里的微笑》，影片描写了老师职业的崇高和艰辛，电影中的老师多次为学生的问题焦灼不安，甚至落泪。我常常感到大包老师就是电影中那位好老师在现实中的具象。大包老师也曾为我们哭过，她的泪水中饱含着对孩子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和对学业进步的期许与感慨。

有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同学，他的妈妈靠着打工的收入抚养他，日子过得很艰辛。这位同学贪玩，对老师布置的作业懒散拖沓，学习成绩近乎垫底。大包老师一直关注着他，盯着他的学习和作业，多次的批评教育令大包老师身心疲惫：“孩子啊，你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不容易啊，你争口气好不好？将来考上个中专、考上个大学，让你妈妈不要再这么辛苦了！”说着说着，大包老师流泪了……

说到小包老师，漂亮是个绕不开的话题。那个年代，没有美颜和滤镜，小包老师的美是纯天然，或者说质朴的，一件红色T恤、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是她的标配。那个时候，我总觉得小包老师的男朋友应该是很帅很帅的，这样才配得上她。

直到有一天，那是个炎热的夏日，小包老师在给我们上完暑假班的课后，神秘地对我说：“星期六下午，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给你介绍一位大学生哥哥！”奔着对大学生的崇拜，我早早来到了小包老师的办公室。可小包老师不在，办公室里坐着一位满脸青春痘的大哥哥，他自我介绍说是小包老师的同学。在和他的聊天中，我得知他在船舶类的高校读书。他告诉我，要想考大学，就不要觉得这是件难事，一步一步做好当下的事、学好当下的知识。他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我脱口而出：“打电子游戏！”大学生哥哥说：“只要你规划好时间，什么时候玩，什么时候学习，分清楚了，就不会玩物丧志的！”

这个时候，小包老师进来了，她给我们买来了上海牌的蛋筒冰淇淋，我们三人吃着冰淇淋，欢快地聊着、侃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考大学似乎不是那么难的事了。

许多年后，当我向小包老师问起“大学生哥哥”，小包老师竟然一时没反应过来，旋即恍然大悟：“喔，你说的是我老公呀！”“是啊，就是你的前任男友、现任老公呀！”我打趣道。

如今，大包老师已经退休了，小包老师依旧在教育岗位上。偶尔，我也会和两位老师聊聊过去的事，分享一下当下教育孩子的心情。